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八四回 濟顛僧妙計奪營盤 狄小霞全軍陷埋伏

話說濟公天一亮跑到營外，並非要看野景，本是看未營兵可曾到來。忽聽營前小兵說那大路有甚奇事，連忙抬頭一望：但見塵頭人起，一面大纛旗就同插在半天上一般，動也不動，知道宋兵已在前面安營。濟公連忙進營去，對狄小霞說知。狄小霞道：「石將軍，朕同你先到望敵台去看一看，究竟宋營來了多少兵馬。」石敢當道：「使得。」就此二人一前一後上瞭望敵台，倚欄一望，但見東北一片的旗幟飄飄揚揚，足有五里多路。後面還有騎馬的、背旗的，號聲嗚嗚，絡繹不絕。過了許久，覺到對面的營頭已通身紮定，忽然三聲大炮，門旗開處，一隊一隊的隊官騎著馬，在陣門兩旁排開。楊魁一馬當先，後面跟了張欽差，在陣前居中大帥旗下站定。跟後東西兩營門開放，每出一隊兵丁，後面一個大將，一面大旗，騎了馬領兵站定地位，掉馬在主帥旁雁翅似兩面排齊。一個個盔甲鮮明，映著那初出的太陽，越分光華奪目。就此宋營的陣勢已佈置得停停妥妥。忽然又「通」的一聲大炮，只見左右兩營，「嗚嗚嗚」「通通通」的走出兩隊馬軍，末後兩名大將，兩馬由隊後穿出，馬後兩面大旗，左邊那旗是紅旗白字，上寫道是「先鋒牛」，右邊那旗是白旗紅字，上寫道是「副先鋒菊」。兩馬穿出了主帥面前，欠一欠身，伸手接過兩支令箭，迎風展了一展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兵馬直向西南。後面跟著馬隊，那號鼓聲越來越近，直向狄營衝來。狄小霞看到此處，便向濟公道：「石將軍，你且在此。朕還要上帳遣將應敵去呢。」這時便有小兵接連上台通報，驚慌慌說敵人到那處了，敵人到那處了。狄小霞轉身就要下台，石敢當忙上住道：「我主不必著忙，且看末將著兩將去對一對仗何如？」就這轉眼之功，宋營馬隊離狄營約著不過半里多，便立住陣。牛忠、菊猛二馬直到營前大罵道：「殺不盡的狗賊！快到本先鋒馬前來納命，若遲半刻，本先鋒衝進營來，就將你們的賊營踏為平地！」狄小霞聽見清切，暗道：這些宋將，果然來勢兇猛。掉頭又向濟公道：「石將軍，究竟怎樣辦理？」只見石敢當嘴裡「叭兒吶兒」的暗暗禱告了一句，忽見本營裡不作聲不作氣的衝出兩員大將，一個赤馬大刀，一個白馬長槍，衝出陣來，也不打話，一個接住牛忠，一個接住菊猛，不到三合，菊猛忽然身子晃了兩晃，從馬上一跤栽下，掛了半面身子，那馬溜了韁，一逕將他帶回本營去了。牛忠就這一嚇，一柄斧被大刀削為兩截，伏鞍逃走，那些馬隊也跟著逃回本陣。狄小霞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看來，那些宋將就來個一萬八千也不濟事了。」

當下便同石敢當上瞭望敵台，升了大帳，便用石敢當計議，自己將本部兵將一律帶去劫糧，本營全歸石敢當用法兵接仗。濟公暗暗歡喜。看官，你道這牛忠、菊猛二人，本算兩個死戰不休，因何今日便這樣無用，那裡認真的一個被馬拖回，一個斷斧敗走嗎？須知這都是濟公用的法術，見得法兵這樣厲害，狄小霞才把全隊帶去送死，一個糧草豐足的營頭才丟了把他呢。敵人看得把耀武揚威兩個天神似的牛忠、菊猛殺得這樣，其實牛忠、菊猛兩個人衝來討戰，但見敵營裡跑出兩個濟公和尚，先暗暗通一消息道：「俺們假動一動手罷。」牛忠、菊猛會意，就上來走了兩合，二濟公又暗暗通消息道：「你們敗罷。」因此二人裝做大敗，拍馬逃回本陣。

其實並不曾斷什麼斧，落什麼馬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狄小霞見石敢當這樣的法力，自然相信不過。隨即拔了一支令箭，問道：「孫將軍何在？」沒遮攔孫猛忙上帳應了一聲「有」。又問道：「何將軍安在？」

擎天柱何壯也上帳應了一聲「有」。狄小霞道：「二位將軍帶兵一千，偃旗息鼓，由小路直奔張家窪去劫宋營。路間若遇埋伏，務須奮力接戰，不讓他退回本營。」

二將得令去訖。狄小霞又拔了一支令箭，說道：「蓋將軍、花將軍安在？」小鋼刀蓋世豪、飛燕輕花振洪一齊上帳應道：「末將在此聽令！」狄小霞道：「二位將軍帶兵一千，多帶繩索包擔，由小路直奔宋營，如前兵遇敵接仗，將軍須冒衝過。能將糧劫來最妙，若不甚順手，即放火將他糧草毀焚，不可誤事！」

蓋世豪、花振洪也領令去訖。自己便同八把苛拿錢志帶兵五百在後接應，又將營中各事重托了石敢當一陣，就此次第出隊前行。濟公好生歡喜，候著他們走去已遠，隨即用了縮地法走回行營，向張欽差、楊魁把全軍劫糧的話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如今他分三起進兵，恐怕有了接應，容易逃走。你們可將此行營設個空陣，將人馬由小路回營，包圍接殺，可保賊人沒得漏網。」張欽差、楊魁見說大喜，隨即吩咐起隊，將那行營裡懸羊擊鼓，虛張聲勢，卻將兵馬帶了由小路回張家窪。濟公仍回狄小霞的大營。

且言沒遮攔孫猛手執旋風板斧，擎天柱何壯手提流星鎗，帶了一千兵直奔宋營，路中並無絲毫風吹草動，心中得意不過。走了許久，只見前面小兵報道：「稟二位將軍，此地離宋營不到半里，還是紮營，還是怎樣，請將軍示下。」何收道：「且探一探來營什麼情形，再為進兵。」孫猛道：「將軍誤矣，偷營劫寨，兵貴神速。」

遂不聽何壯之言，揮兵直進。已到宋營後身，預備從後營進裡，無如宋營自前夜劫寨之後，已將土圩築高。因糧草囤積後營，後身土圩格外加高，兼之濕泥未乾，反覺不便。就此何壯同孫猛商議一陣，每人分兵一半，何壯舞動流星鎗，孫猛舞動旋風板斧，一聲吶喊分兩邊，一由左邊、一由右邊繞到營門，方欲進裡，鄭伯龍帶了幾名小兵，匹馬單槍由裡迎出。孫猛、何壯那把他瞧得起，就只一合，鄭伯龍槍大敗，直向營後逃走，轉了幾轉，忽然不見。孫猛向何壯道：「這一沒用匹夫，趕他怎麼。我們且到後營，看他糧草堆在何處？」二人兩面察看前中兩營，正然一兵不見，知係全軍盡出，但不見尤大肩出面，心中也有些疑惑。孫猛這人他生來性急膽大，將兵一揮，通身站住，他招呼何壯直奔後營。其時韓毓英、哈雲飛、李彩秋、鄧素秋四人的兵，卻伏在大營外邊。土圩裡邊聽見敵兵進營，就想出外，卻不曾聽見外面的信炮，未敢妄動。孫猛、何壯一直到了後營，見裡面空空如也，連草都沒一根。孫猛他本是有粗無細，一些見識沒有，還在裡面張張望望的尋糧草屯積的地方。何壯大呼道：「孫將軍，快些退兵，我們已中了空營計了！」

孫猛一提醒，方要掉馬出營，忽聽營外「轟轟」一聲大炮，突然風鴉似的無數的兵把一個營門圍得密不通風。當頭一位半老的將官橫著大砍刀，坐在馬上，也不進裡，就同候他們去廝殺的樣子。孫猛、何壯一看曉得前門斷逃不了，就想下馬由後營越牆逃走。不料才有了這個念頭，只聽後營吶喊一聲，伏兵齊出。當頭四員女將一字排開，齊聲大罵道：「逆賊，還不下馬，等到何時！」孫猛、何壯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一千兵丁圍在裡面，直即是鬼哭神號。孫猛、何壯一想，後營究竟是女將，縱有本領，諒來有限。便將手上的兵器緊了一緊，將馬一拎，直向後營衝去。恰左手韓毓英舉起繡鸞刀，哈雲飛舉起雙刀，將何壯流星鎗接住。右手鄧素秋舞動梨花槍，李彩秋揮動銀牙戟，將孫猛旋風斧接住。六個人叮叮噹噹的就在後營裡殺起，約有三多合，二人委實架架不來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前營一聲吶喊，各兵紛紛挫動，那橫刀的將官掉馬向營外趕去，孫猛、何壯就此將馬掉轉，捨命似的衝出營門。抬頭一著，只見那老將一手拎了花振洪血滴滴的一顆頭，合著三個少年將官並小呆子褚彪，將蓋世豪圍在右邊廝殺。

孫猛、何壯掉頭一望，見後面四位女將一個都不曾連到，心裡略放下一些，不敢從右邊上路，將馬一帶，想從左邊由營旁繞上小路逃走。那知才要轉彎，只見兩騎馬上面坐了兩個壯士，一個手執虎頭槊，腰間係一葫蘆，一個手舞鐵棍，大喝道：「江標、馮志堅在此！來賊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污了老爺的兵器。」孫猛、何壯曉得無路可逃，只得且同他撞一撞再酌。當下何壯就同江標殺起，孫猛就同馮志堅殺起，戰不數合，江標便同馮志堅丟下一個眼色，馮志堅將馬向旁邊帶了一帶，鐵棍鬆了一著，大喝道：「狗毛賊，不足交手，馮老爺開一開恩，滾掉了罷！」

何壯、孫猛一聽大為詫異，暗道：戰場上那有這樣的好人？就勢將馬一拎，直從後營旁逃走。走了一段，勒馬定一定神，何壯向孫猛道：「你我真好運會，我看這兩人本領皆在你我之上，反轉放我們逃走。」說到此處，只見孫猛轉身望了一望，忙說道：「何將軍，快些走，後面那二人倒又追得來了。」何壯聽說，連忙同孫猛拍馬前進。走不兩步，突然下手材林裡一隊兵衝出，領首

兩位壯士，立馬橫槍擋住去路，大喝道：「狗賊下馬！周禮、周智奉元帥之命，在此等候多時了。」說罷兩支槍就同雙龍戲水似的，直向何壯、孫猛刺來。二人連忙相迎，恰巧後面江標、馮志堅倒又追到。請教孫猛、何壯怎能經得這四個英雄？兩個戰一個，來來往往不到三合，周禮縱身一把將何壯抓擋的那隻手抓住，輕輕一捏，只聽何壯「哎呀」一聲，「當」的把一把鎗落在地下。周禮輕舒猿臂，將何壯拎小雞似的捉過馬來。孫猛見了就此一嚇，早被江標一虎頭槊打於馬下。江標向馮志堅討過佩刀，割下首級，係在馬項下。周禮見捉這活的累贅不過，便用手在他兩膀兩腿捏了幾捏，只聽何壯黃牛似的喊了幾聲，隨即便癱手癱腳擱在地下，著小兵捆起看守。當下四人四騎又重新統到前營。

此時狄小霞已經到來。只見刺斜裡一女將，頭戴堆龍雉尾盔，身穿金絲盤龍柔屨甲，跨下烏雲追風馬，手執九環柳葉長柄刀，落荒而走。後面韓毓英、哈雲飛、李彩秋、鄧素秋緊緊追上。周禮、周智、江標、馮志堅四面望了一望，見敵將同本營的各將一個都看不見，當下便拎馬也向狄小霞追去。走不多遠，狄小霞將馬一帶，斜向小路，大眾也便轉向小路追去。韓毓英、江標二人見越趕越去得遠，心中作躁，一個便連一連二的袖箭，江標也揭開葫蘆，放起鐵蜂針。那知這狄小霞真個厲害，他這張刀，前遮後護，上人下馬，滴水都灑不進裡。沒說韓毓英的袖箭，就連江標的鐵蜂針都不得進身。就此追了又有一里多路，只見楊魁、牛忠、菊猛帶領全營的兵將，剛從迎面走來。大眾心中大喜，以為狄小霞此番一定是再逃不掉。就這打算的時候，楊魁、牛忠、菊猛合那八個營官。一字排開，擋住狄小霞的去路。這狄小霞真個伶俐，他把對面一望，曉得菊猛旁邊的一個營官就是東高，一身癡肉，諒來本領平常。使用了一個聲東擊西之策，舉起柳葉刀，直向菊猛劈去，菊猛才要來迎，忽然將刀一偏，將東高斬於馬下。那馬直從東高屍身上踏過，殺條血路直衝而走。

那一種生龍活虎的形像，連楊魁都暗暗佩服。

當下眾人都聚在一起，一同回張家窪大營。馬如飛此時已將降兵另外聚在一起，殺死的盡著小兵抬去掩埋。張欽差、楊魁升了大帳，一個個的都上來參見，有功的報功。馬如飛獻了飛燕輕花振洪的首級；江標獻了孫猛的首級；周禮著小兵將何壯抬上帳來，楊魁見已是廢人，便同張欽差商議推出營斬訖。接著菊文龍走來稟說率同秦高、張霸、海光保護糧草輜重並無一毫損失，各人皆記了大功。張欽差同楊魁將兩旁人數一望，單單不見了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四人，心中好生奇異。當時七位營官劉振玉、陸殿邦領頭，呈明東高陣亡，求恩撫恤。楊魁同張欽差商議，衣裳棺槨均由本營開支，給撫恤銀三百兩，行文到廣陵同知，著其家屬前來領柩。候大局已定，再候奏獎。

發落已畢，楊魁又問道：「如今全隊已歸，獨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不曾回令。列位將軍、義士同在戰仗的時候，可看著這四人一些影響嗎？」馬如飛進前說道：「這事老拙卻曉得一些。他們四人本將小銅刀蓋世豪圍住廝殺，那蓋世豪真個本領過人，連老拙在內可算五個人戰他一個，他一些都不懼呢。不過再逃不了。忽然狄小霞本隊來到，錢志揮鞭就未破圍。要論錢志的本領，卻然平常得很，那知我等見他前來破圍，便分了一些的神，那蓋世豪厲害不過，就此將馬一拎，赤鋼刀一指，登時破圍而去。跟同錢志向直北逃去，周家兄弟並褚彪捨命追去。此皆老拙當場看見，不知因何到此時還不回來的呢？」楊魁想了一會，委實是放心不下，就命馬如飛帶周禮、周智向北尋找。隨即又著菊文龍帶二百兵到行營陣中，將一應帳篷旗幟等件拆回。

我且按下宋營慢表。單說狄小霞刀劈東高，衝出宋兵，心知全軍覆亡。他究竟為色所迷，想不到石敢當代尤大肩下書，顯係不是好人。他還糊裡糊塗，仗著石敢當可以代他恢復，一逕趕了回營。走到營前，只見營門緊閉。狄小霞以為他走後不曾戰仗，石敢當因營中沒人，故將營門關閉，也算慎重起見。當下勒住馬高喊開營，喊了一息，並無人應。就將柳葉刀端起，預備劈門而入。忽然那望敵台上一個少年美貌將官倚著圍欄，兩手端了一桿三尖槍，指著下面問道：「小娘子，你來此乾什麼的？」狄小霞一聽，大為詫異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少年將軍道：「吾乃大宋剿匪營掃敵大將軍石敢當之弟石誰當是也。」狄小霞一聽，情知不妙，大喊道：「休得亂說，叫你家石敢當見我一見。」那少年將軍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說罷便轉身進去，轉眼之功，忽聽那望敵台上突然放出一條癩和尚叭迷吡的喉嚨問道：「那人尋石敢當，俺石敢當在此。」狄小霞抬頭一看，只見是一個邋邇和尚，頭髮半寸長，手拿一片破芭蕉葉子，看見狄小霞抬著頭一望，他便哈哈的笑了一陣道：「狄小霞，你不必望，趕快走罷。石敢當就是俺濟顛僧，你上了石敢當的當了。」

說罷，便吩咐道：「你們快些動手代俺送這小淫婦的命。」只聽梆子一響，箭如飛蝗，直從望敵台上射下。畢竟狄小霞有甚方法得進自家營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台上射下。畢竟狄小霞有甚方法得進自家營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